

纪鹏 小说作品

礼物

我乘坐的公交车在沈海立交桥桥下行行驶着，本就光线暗淡的车厢里更显昏暗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汽笛声传来，我扭头望去，是一辆公交车从右侧岔道加速行驶而来，看上去是要超车并道。

此刻，我乘坐的公交车正直线行驶，司机并未发现那辆公交车逼近，还在加速向前行驶着。突然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我乘坐的公交车遭受了猛烈的撞击。车体向左横移的同时，破碎的车窗玻璃碎片也随之飞过来。我身旁的一个女孩因为没握住扶手，眼瞅着要被甩出车窗外。紧急时刻，我跨出一步，伸手将其拽回。我一手抓住扶手，一手紧紧地抓住女孩。

此刻，车厢内的乘客乱成一团，尖叫声四起，物品四处散落。

司机赶忙将车停住，起身询问乘客的安全情况，庆幸的是都无大碍。

我身旁的女孩，一头秀发略显凌乱，她抬头看看我，又看了看周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书包带子，仿佛那是她此刻唯一的依靠。我试图安慰她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车窗外，风呼啸着吹过，夹杂着酒精的味道。车厢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让人感到一阵眩晕。乘客开始慌乱地往车门处涌，女孩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顺着人群下了车。

似乎这种突发事件对女孩造成了不小的影响，脸色略白的她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道了一句谢谢。我们聊了几句，她便打车离开了。

我回到家，换衣服时有东西掉在地上，竟是两小块玻璃碎片。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眼前。幸亏有惊无险，万一车辆侧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几天后，我与女孩相遇在公交车车

站，她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来，眼中闪烁着喜悦。

“嗨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，声音中充满了活力。

我微笑着回应：“是啊。”

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，说：“那天真的非常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？”她说她叫小莉，家在本市。

我摆了摆手，表示不用客气。

小莉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温柔。她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们开始频繁地交流，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心情。每一次聊天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对方，也让我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。

得知下周六是小莉的生日，我决定送她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。

我联系了一个工匠朋友，将事情经过说给他听，朋友震惊的同时向我保

证，肯定把这事儿办好。我甚至想象小莉收到这份独特的、用两小块玻璃碎片制作的礼物时，脸上会露出怎样的惊讶和喜悦的表情。

小莉生日的前一天，我跟小莉约好了在车站见面，看着手中的礼物我很有信心。就在我转身回头时，看到远处的小莉正挽着一位男士的胳膊向我走来。

这时，几辆公交车到站，下车的人群将周围变得嘈杂起来，就连阳光也格外刺眼，让人格外烦躁。

“等多久了？”小莉热情地向我挥手打招呼。

“刚到。今晚我有事，先走了。”我故作平静地说。

小莉露出诧异的表情问：“不一起吃饭了吗？”

“不了。我小妹在等我。”说话的同时，我向不远处站在红旗

轿旁的女孩挥手，对方也正巧向我这个方向挥手。说完我转身就走了，说是走，不如说是逃。

我不敢面对，不敢去看跟小莉一起的那个男人长得什么样，更没有勇气去问他是谁。

晚上，小莉发来消息，今天想把你介绍给我父亲认识，谁知道你有事。

我看到消息后，懊悔自己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呢？错过了一次这么好的机会，真想抽自己几个大耳光。

随后小莉又发来一条消息，今天那个女孩是你小妹呀？

我思考片刻，略带得意地回复：“是我小妹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对了，希望明天你能来！”

看到小莉的回复，我有些尴尬，随后又变成了小幸福。

我再次想象着快递小哥将独特的礼物送到小莉手中时，她的表情……



爱说祈使句的老王和爱说反问句的老李

阮德胜

池州城有条清溪河，河上有座明代建的兴济桥，桥东连着平天湖湿地公园，桥西似乎不是接在老城的边缘，而是架在一棵与其同岁的大樟树上。大樟树是城内最大的树，树干得三四人合抱。无论是老城，还是当下的新城，以大樟树为中心的四周都有着与时代相配套的活动设施。近两年，大樟树下建成“口袋公园”，铺上了地砖，建了文化墙，增添了石桌石凳，还有长条椅，着实

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，每天打撂蛋、斗地主、下象棋、拉家常的人聚在这里，热闹得很。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没有驮碑胜似驮碑的大粪后的一块地，即使来得早的人也不会去占，来得是时的人也很少过去凑热闹。那块地好似被两个人盯上了一样。

这两人都七十多岁上下，大个子喊小个子老李，小个子喊大个子老王。老

王，平头小眼，左眉的红痣上长出一根长长的白毛。老李什么时候都叼着一截半灭不灭的烟屁股。他的右脸平整光滑，左脸却大坑小坑的，尤其挨着下颌骨的那边还露着青筋，单独看那一边脸还挺让人害怕。

每天下午两点半，老王从六路公交车下来，老李从对面的池阳路过来。老王左手拎着折叠桌，右肩背着两把折叠椅，老李夹着个磨得能看见木纹的盒子，一步踩着一步。俩人你不看我，我不看你，也不看大樟树下的热闹，径直走到大粪后边上。

“别抽了！”老王说话像扣扳机打枪子儿。他摆好了老李的椅子，桌子又摆好，这套程序是雷打不动的。

“抽你家的了？”老李的语气似铁钩子还带倒刺。说归说，他还是将烟头在大粪后屁股上蹭灭，放进口袋里备着的另一个空烟盒里。

他俩从来都这么对话，不知情的以为俩人马上就要钱起来，实际上谁也不会看到这份热闹。

棋也是老王摆的。红子给了老李，他从不谦让，拿起红子就先走。老王一脸坦然，起黑子后跟，这也是他们的规矩。

双方战火纷飞。

“找死！”老王见老李的“车”轧了他的“马”，拎起“炮”就要点火。

“你那歪把子能打准？”老李也看到自己手下一“卒”在老王的炮口下。

老王将“炮”在手心捂了捂，又放回原位。

老李看了老王一眼，笑笑。

老王也撇撇嘴，改为“飞”象。

老王没有打老李的“卒”，老李也不去打老王的“兵”。

此时，若有懂点棋道的观者，难免急得跺脚，让老王拱“卒”，老王会说“去！树下凉快。”或者破着嗓门喊老李

出“兵”。老李会说“你带过‘兵’吗？”观者只得无奈地离开，知晓这俩说硬茬儿的话的人便笑话观者不懂事。

又有几个人能看懂老王和老李的棋呢？

每次老王和老李的棋下到最后，一定是老王一“将”携五“卒”，老李一“帅”带五“兵”，你守“汉界”不让，我踞“楚河”不退。

“和！”老王大手一挥，又开始摆棋。

“你那金钢钻钻地去啦？”老李边说边点上一根烟。

第二盘棋又开始了，之后是第三盘、第四盘……盘盘都是一样的开始，一样的结束，不同的过程，期间只有他俩享受。

第五盘结束，老王还是一挥大手，说：“回家！”

“不回家这里有饭吃啊？”老李起身拍拍衣上的烟灰，待老王将棋子收好、装盒，他夹着棋盒就走。

老王和老李在大樟树下一直这样下着那副中国象棋，不添景，也不煞景。

冬去春来，最后一场雪草草收场时，大樟树下突然有人问：“下棋的那两个老头呢？”

大家都朝大粪后看去，你一嘴我一嘴，大家推算出老王和老李起码一周没来大樟树这儿了。兴许是有事，兴许是天冷，没有人往别处想，也没有人把他俩不来当回事。

又过了四五天，老王来了，背咋驼了呢？他夹着棋盒，后边跟着一位干净利落的妇人帮助他背着桌椅。老妇人将桌子、椅子和棋盒一一摆好。大家又朝池阳路张望，可是，快到下午三点了，还不见老李来。

老妇人是老王的妻子，性格开朗，常与大家聊天。大家得知，老李走了，下雪的第二天走的，肺癌，享年七十有三。送走老李，老王抱着老李留给他的

棋盒，吵着要来大樟树下下棋，家人劝了几天实在拗不过，老王的妻子就陪他来了。

很快，大家听到了老王的妻子讲的老王与老李的故事：老王和老李年轻时，从池州当兵到武汉，又同批上了老山前线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当排长的老李见敌军一枚炸弹眼看就要落下，他纵身一跃，扑在战友身上……老李血肉模糊地被抬下战场，伤愈后，立了一等功。后来老李转业到池州公安局工作，直到副处级退休。他救下的战士就是老王，老王英勇善战，火线入党又提干，打完仗回到部队指挥有力、带兵有方，一直干到少将。

夏天到了，来大樟树下乘凉的人越来越多。已经学会打撂蛋的老王的妻子在连赢三局之后，看天色不早，笑呵呵地走到老王身边，说：“走，回家！”她收起了棋盒和桌椅。

“不回家这里有饭吃啊？”老王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烟灰，他学会了叼着烟屁股抽烟。

老王妻子的语气像极了老王，而老王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老李。大家都这么说。

大樟树逢上大年，白白的小花开满枝头，香遍了半个池州城。



培育法治文化

创建法治营口

